



涪城记忆

小桥流水偏岩古镇

■张昊

均海拔为520米，最高达942.9米。清代属江北厅礼里六甲，康熙年间始在此建场为镇，因镇北有高达30米的崖壁向西北方向倾斜悬空陡峭，故名“偏岩”。于2005年8月与金刀峡镇合并为金刀峡镇。偏岩古镇建镇300多年来，基本保持了古镇的建筑特色。尚存有古戏台、禹王庙、古石桥等老建筑。

重庆举凡曾经商贾往来密集的地方，多有古街镇。然而随着交通的便利，航运的衰微，或者资源的枯竭，这些古街镇又有很多走向了没落，只留下颓败的房屋和落寞的老人。

后来有一些古街镇在商业大潮中得以“复兴”，但那些年所流行的“古街镇”建设，很多都只不过是迁走原有居民，拆掉老旧房屋，然后再建一些形貌大概相似的仿古建筑，那些招商而来的商贩们所卖的商品，也大概相似，不过有些麻花、米花糖、牛角梳、火锅料之类，或者还有臭豆腐和烤肉串。更有甚者，干脆“从无到有”划定一片地方，完全新建一个“古镇”。这些“新古镇”开业时，或者热闹一阵，游客散去，也就生机淡去，门可罗雀起来。

偏岩古镇于华蓥山脉西南面的两支余脉之间，坐落在北碚金刀峡下峡口黑水滩河畔。平

偏岩古镇因华蓥古道而兴，曾经工商业发达，商贾云集，声名远播。一栋栋夹壁木屋挨挨挤挤地沿着缓缓浅浅的黑水滩河两侧分布，重重叠叠，错落有致。古镇街道用青石铺筑而成，顺黑水滩河长约400米。街道两旁的店铺鳞次栉比，店铺建筑多为木竹结构，皆以木斗为骨架，或以木板为墙，或以竹编篱笆糊粉为墙。屋顶多为硬山顶或悬山顶，灰瓦素墙。河岸均是高大粗壮的黄葛树，根系攀附河岸，如柄柄巨伞遮蔽着两个古街的吊脚楼，这些卫兵一样的大树，枝丫高举河岸，几于空中交臂携手，成了古镇最美也最让人心安的风景。

偏岩古镇所出名的，还有它的水。清清黑水滩河从华蓥山中一路走来，行至镇中已成了浅浅的一湾，平日里，清凉宜人的河水不过将脚漫过脚面，每逢夏日，人们便在这湾浅水中沐浴嬉戏，寻找小鱼小虾或者捡拾小石。又或者干脆将桌椅摆在水中，悠悠闲闲地喝上一壶茶，坐上几

圈“长城”，正是酷暑消夏的绝妙好方法。

古镇中小桥甚多，不过最有味道的，还是那几座石墩桥，这些石墩大约相距一步，水再高一点点就可轻松淹没，随时可见蹲于石墩上敲打漂洗衣物的小镇居民。偶尔有小鱼飞跃，搁浅石上，几下腾跃，复又投身急流，只留下涟漪几许。偏岩立足峡口，早晚之间自然常有薄雾，往往烟霞迷蒙，与镇中袅袅炊烟交缠重合，缥缈笼罩。间或飞来一只白鹭，在水中呆立半晌，踱步几行，忽然振翅飞去，更显祥和安宁。

偏岩古镇是古老的，又是鲜活的，商铺的经营者们多是当地淳朴的镇民，常是“男主灶，女主客”的“夫妻店”。偶尔几个调皮的娃娃在那些硕大的黄葛树下攀爬，食客的餐桌旁散落着娃娃们的作业本，店里的食材自然不可能从遥远的城中运来，多是周边乡村的绿色食品，“菜有菜味，肉有肉味”，足可供人大快朵颐，放心饮食。

这样的古街镇，才是古街镇游的初衷吧，不必过于扰动，引来什么光怪陆离的咖啡屋、酒吧，只顺着古镇的脾气自然开发，就是既可供人们舒适生活，又可供游览休憩的好地方。偏岩之所以为摄影爱好者和美院的学生青睐，列为采风点，应该就是出于这一点吧。

(选自作者新书《雾里梅花江上烟》，本文有删节)



《偏岩古韵》 黄四清/中国画

校园习作

沉落宝藏之战

■西南大学附属小学五年级5班 李姝锦

“宝藏，就是一切，对吧？所以你才会到这儿来，所以你想当海盗……”我们的船刚一进洞穴，我就被一只镶在墙上的会说话的“骷髅头”给吸引了，它嘴里还不时发出恐怖的笑声。

这是上海迪士尼乐园的一个游乐项目，我最期待的“加勒比海盗之沉落宝藏之战”——用大量投影结合声音动画技术打造的逼真海底场景。我们通过闸机，坐上了船，压压杆，在杰克船长的指引下，开启了神奇的海洋寻宝之旅。我们的船缓缓行驶，穿过幽暗的“海底洞穴”，不知这样的洞穴里藏着多少秘密呢。

我看见沿途有许多骷髅，应该是寻找宝藏死在路上的海盗吧。继续往前，船速突然加快，下坠，下坠，来到了最深处的海底。哇！视野突然变得开阔，像一个巨大的帷幕在我们眼前拉开，大片蓝色的海洋呈现在眼前。跳舞的海草、红色的珊瑚、发光的水母，还有沉没的船只。我被绚丽的海景深深吸引，突然，一块巨大的“石头”砸了下来，可一眨眼它动了，原来是一只超巨大的章鱼，它挥舞着八条巨腿向我们的船发起攻击。

我们的船只飞快逃跑，总算把章鱼甩掉了。海底深处传来一阵动听的歌声，是海妖的歌声。循着歌声往前，我们终于来到了藏宝地。无数金币、各色宝石、珍珠、宝剑堆积成了一座金山，发出耀眼的光芒。取得了宝藏，章鱼变为戴维·琼斯船长继续对我们的船穷追不舍，杰克船长开始与他战斗，炮火在船边爆炸，发出声声巨响。我们坐在船上，也被吓出一声“啊啊”的尖叫。

电闪雷鸣，风雨交加。船只上升到海面，巨大的海浪向我们袭来，大颗大颗的雨点打在我们身上。炮火声还在四周轰鸣，我们的船只掉了个头，随即快速俯冲下去，又跌入了另一个洞穴，旅程也接近尾声。

取得胜利的杰克船长站在洞穴一侧，他的脚边堆满了金银财宝。“快快享受你们的宝藏去吧。”杰克船长向我们挥手说道。一束幽暗的灯光打过来，这些闪闪发光的宝藏全部变成了绿色的海藻，我们都被“骗”了。船驶回出发的港湾，我们的海洋之旅结束了。这次惊险的旅程令我久久难忘。

我们最熟悉的旋律。如今，四十多年过去了，昔日的俊男靓女已经年近百岁或年过半百，但发小这根纽带，让大家依然彼此牵挂。升官的也好，发财的也罢，在彼此面前，都只有一个身份——发小！

2023年深冬，我收下发小凯凯、晓云最暖心热身的酒和花生，余生不多的岁月，金子般珍贵的发小情缘，还将伴随我们一路同行，浓烈而深沉！

故乡之行

■张仁仁

闲思笔录

进入耄耋之年，怀旧之情油然而生，在山水清秀的家乡度过的青春岁月，总时不时地在脑海浮现。“梦魂常向故乡驰，始信人间苦别离。”怀着“远游者”的心境，我决定回到生我养我的故乡看看。

多年没有踏上故乡的土地，心情无比激动。从前那坑坑洼洼的乡村碎石公路，早已变为平坦的水泥路。我目不转睛地凝望着记忆中的山水水水，车窗外是绵延不绝的柑橘树，让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。在我的家乡，乡亲们世代种植红苕等杂粮为生，生活十分清贫。我多次动员大家改变传统观念，种植柑橘，引起了时任四川省乐山市相关领导的重视，指示农业局与我联系，派遣包括我弟弟在内的18人到我工作的研究所（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）参加柑橘种植技术培训。他们学成后，带领乡亲们把可利用的土地都种上了优良柑橘品种。

几年时间，家乡就实现了大变革，不少乡亲靠种植柑橘过上了比较富裕的生活。我也曾多次回家乡为大家讲解柑橘栽培技术，我弟弟和魏阳秋、杨彦彦等同志成为乐山柑橘产业建设的技术骨干，从普通的农业技术人员一步步成长为高级农技师。柑橘不仅改变了他们的命运，也改变了家乡的面貌。这一幕幕情景让人难以忘怀，回想起来感怀颇深。

回到村里，我跟随着弟弟上山坡，登高远

望，秋高气爽，和煦的阳光洒在身上，额头沁出了汗珠，感觉十分惬意。一山又一山的柑橘树，层层叠叠，蔚为壮观。金灿灿的累累果实掩映在绿叶中，真是“一年好景君须记，正是橙黄橘绿时”。谁不说家乡美？因为有一望无际的柑橘林，家乡更是美得令人陶醉。

当我们登上更高的山头时，远处隐隐约约可见云雾缭绕的峨眉山脉。近处，来源于峨眉山脉的无数溪涧汇成的小河在阳光下波光粼粼，两岸肥沃的田园景色尽收眼底，令人心旷神怡。带着柑橘果香的阵阵秋风拂面而来，温馨的感觉不容抗拒地占据着我的心田。我们坐在山顶的石墩上，俯瞰蜿蜒曲折奔流不息的小河……

这是一条乡亲们祖祖辈辈饮用、洗菜、洗濯衣物以及灌溉农田的生命之河，它总是流淌着一泓碧清的河水，洁净而明亮，水中一群群的游鱼、蝌蚪以及水底的石子、苔藓清晰可见。渔夫用竹篙撑着小船，竹筏轻巧地滑过水面，在小河里穿梭，吆喝灵巧的鱼鹰或水獭捕鱼。有时，一只只白鸬或翠鸟俯冲而下，捕捉鱼儿后飞到两岸葳蕤的翠竹林或草丛中，传出阵阵鸣叫，让人心情愉悦。沿河有数不清的用水竹编成的圆柱体，里面装满了鹅卵石作为桥墩，在其上铺上木板为桥面，方便两岸乡亲来往。走在上面，总能听到桥面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声响，起初让人心慌慌，很快就习惯了。还有数不清的以竹木编造的用于灌溉的水车，用许多

几米长的竹篾堆集成堰堰，装满鹅卵石后截水为动力，昼夜不停“咿呀咿呀”地转动，加上水流声，像一曲动听的交响乐。这真是一幅鲜活灵动的“小桥流水人家”山水画。故乡的小河啊，带给我和小伙伴们的无穷欢乐，儿时的我们在河里游泳、逐浪戏水、嬉戏玩耍、捉鱼捞虾。风和日丽时，在老师的带领下，汲取清甜的河水，在开阔的河滩上野炊，沐浴在童年的幸福里。

儿时的美好记忆一件件涌上心头，让人思绪万千。由于我家祖辈居住在小河边，对它有着深厚的感情，弟便禁不住向我摆谈起小河的变化。“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，乡镇企业在沿岸兴起，当时人们的环保意识相对淡薄，污水废物直排到小河里，造成河道污染，让乡亲们生活受到很大影响。让人高兴的是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，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’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。”我们拖着沉重的脚步沿河畔漫步，弟弟感叹道，“近几年几个乡镇对沿河的污染问题进行了治理，实行了‘河长制’，有了一定的改善。”

河水还是那样流淌着，但青少年时期留在脑海中的小河早已不见踪影。看着这条承载了我许多美好记忆，如今还未完全治理好的小河，心里沉甸甸的。但愿不久的将来，我再返回故乡时，能看到这条小河恢复它的本色，像从前那样清澈，生机盎然，日夜不停地汇入到大江大河中……

有一种感情叫发小

■冉焯

红尘有爱

时分，若娃娃父母依然未回，索性把娃娃留下吃饭。邻里之间有一种特别的信任，彼此之间都会互相帮助和关心。

是啊！发小之间的情缘，其或可是不亚于亲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，发小并非每人皆可遇到。很多人的成长过程中，都会有这样一些人，他们或是你幼儿园、学生时代一直同班、同年级或同学校最贴心的同学或同学，或是和你同住一个家属大院，在一个墙角逮蛐蛐，一起打弹弓、抽陀螺、捉迷藏、转铁箍，看邻居家的电视，分享最好玩具的伙伴……成年后，这些人可能成为你无话不谈的知己，你们常来常往的频率甚至超过了家人，在你事业低谷、家境困难的时候，他们常常成为你最好的倾诉对象。

随着工作、生活的需要或变化，每个人身边都会有一些朋友或同事，但由于长大了，见识了，社会化了，防御心理也强了，总会觉得伪装的人太多，周围的世界太复杂等等。而自小结下的友谊，往往少些功利，多些

关爱，这种纯真可贵的情谊让人觉得踏实，安全感更强。在发小面前，人们更容易做真实的自己。凯凯是我正宗的发小，从幼儿园、小学到中学，相伴相随从未分离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，社会物质相对匮乏，各家各户都不富裕，10多岁的我们时常喊肚子饿。凯凯经常把我叫到他家，香蕉、苹果、饭菜各种好吃的尽管吃，边吃边在他家阳台上物谈人生，指点江山，意气风发。最让人难忘的是，彼此成家立业后，我家人病重，凯凯得知后两次登门解困援手，事后从不主动提及，只是淡淡一笑：“谁家没个难处啊，过去就好了。”2015年，我携家人在外地旅游，不慎把全家人的银行卡、现金、火车票等遗失，当时处境尴尬寸步难行。给凯凯打了电话，因为那个旅游地正好是他管辖的公司驻地，他二话不说直接安排人给我们送来了现金，解了我们一家的燃眉之急。

晓云不仅是和我一起长大的发小，两家父母也都是国家一级企业的干部职工，两家人常

有来往。疫情时期，我和家人被封控在家，晓云买了菜和酒送到楼下，妻子慨叹：“还是从小玩到大的伙伴好，是真感情！”这份感情朴实而温暖。

时下，各种名目的亲友聚会可谓司空见惯，鄙人也曾参加过好多次，如什么老乡聚会、中学同学会、大学同学会等。但是，用“团聚”作大旗的相互走动，对于中年的我来说，还是少见。“相聚”这两个字，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，多少带些温情！就冲着这股热乎劲，人还未赴宴，青春似乎已经卷土重来。

当我们年轻的时候，正值改革开放初期。尽管物质相对贫乏，但人入神清气爽。“再过二十年，我们来相会”是当年的

